

SELECTED PAPER-CUTTING ARTS OF
LI JINGZHE
Jinan Publishing Press

驚蟄剪紙



李競喆
濟南出版社

李競喆

濟南出版社

聲勢逼人





驚蟄剪紙

李競喆 著

濟南出版社出版
濟南市經二路182號

山東新華書店發行
供求報印刷所印刷

787 × 1092 毫米 24開本 4印張 插圖: 88幅 6千字

1991年10月第1版 印數1—2500冊 1991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升華的啓示

在讀到李兢喆的這本剪帛集之前，曾在幾年前的一次偶遇交談中，發現過她手頭上的幾幀剪帛習作。當時，只以為這不過是忙中的閑樂，聊以自娛中的寂發衝動。豈料，她竟是如此痴迷并潛心于這方寸間的帛上獨思與執着。幾年下來，竟然憑着一顆不泯的誠心，創造出一個令人與之共鳴的感情天地，以及與之共生的詩意幻想和充滿美麗憧憬與藝術追求的繽紛世界。那“土”味中煥發的近乎原始稚拙的、閃耀着現代審美意識的藝術升華，如似夢幻中的詩意：那撲朔飄逸的遐思、那綽綽約約的心跡，憑藉着靈感的自然流淌和藝術靈性的導引，讓許許多多淡影般俏美而迷離的生命態姿，在傾刻間，栩然如生，跳動于剪刀，耀然于帛上，定格于心耀的視界。

剪帛藝術，原本胎生于古老的民間美術母體。作為藝術，如同生命一樣，它之所以具有無窮而永久的魅力，就在于它的創造是系之于獨無重復的個性顯現。讀李兢喆的剪帛藝術作品，給人以獨處的真正感受。這種真正感受，似乎與現實中的客離離得那樣遙遠，而與心靈中想往的自然，貼得那樣近，那樣無拘無束，那樣富有親情。她在自娛的升華中，展開現代審美視角。置身于古老的民間剪帛藝術的沃野莽原，經過堅韌的礪煉與尋覓，經過無數次的甘苦品味與嘗試，終於頓悟了，自由了，找到了一條屬於自己的路。

然而，任何藝術的創造，注定是孤獨的。

她，沿着屬於自己的路，微笑着，走向自己的孤獨。

值李兢喆剪帛付梓之際，謹以此代為序。

趙鎮琬

一九九一年七月三十日

寫在前面的話

翻閱本書，我寧願你是正在成長中的女孩兒——一切都在朦朦朧朧中希冀，你還沒有嘗試自己的能力，還沒有認識到自己想要做什麼，還沒有表達自我的方式……那麼，我可以說，我們有過許多相同之處了。基于曾經相似的起點，我願意把一種自我娛悅的，發揮想象與創造力的，情緒飽滿的手工勞動介紹給你，那便是——剪帛。

剪帛，也叫“絞花”，是用剪子將色帛剪成各種圖樣，用來娛樂自我，裝點生活的。我們看到過接觸過的剪帛，有貼在窗戶上的窗花，有掛在門楣上的門箋：新婚人家，門上有大紅的雙“喜”字，房內有成雙成對的鴛鴦、雀鳥；為老人祝壽，禮品上也有表示吉祥延年的各種的帛花。總之，剪帛和人們的生活緊密相連，它烘托了熱熱鬧鬧的氣氛，增添了生活中的情趣。

隨着生活現代化方式的變化，用絞花剪帛來裝飾居住環境，似乎越來越少了，剪帛的實用性削弱了。但是，從另一方面看，由于剪帛藝術本身的特性，又越來越多地被用做一種單純的表現形式，成為獨立的藝術品種。先前，這種被叫做“老婆花”的剪帛，在新一代人手中，更加顯示出天真、純樸的造型方式，和自由隨意的創造樂趣。

剪帛本來就是不受時間、地點的限制，人人可以投入，人人可以嘗試的一種手工勞動。我國鄉邨中，有數量廣大的剪帛愛好者，他們既是勞動者，又是民間藝術家，沒有哪個是受過專門繪畫訓練，精通造型規律，而後從事剪帛創作的。正如我們女孩子學織毛衣、鉤花或綉花一類的活兒，是看樣學活兒，互相影響的。

我搞剪帛，不是緣于酷愛，也不是要在剪帛的天地裡求大作爲，更不是出于回歸傳統的需要，而是不經意中的經意。

小的時候刻過“剪帛”，花三、五分錢買張或紅或綠的電光帛，裁成小張，蒙在借來的剪帛樣上，用鉛筆在背面平塗，描出明暗凸凹的形，然後用刀片刻出。與兒時的其他遊戲稍有不同，便是刻“剪帛”可以獨自完成。那時，拙于跳皮筋、扔沙袋、踢毽子的我，在小朋友分伙的時候，屬於兩邊都不願要的人，以致我從小枕頭任何一種分出贏家輸家的事。當自己跑回家刻“剪帛”，便忘卻了看人家“手心手背”時的難過和失落感，盡管手指被掰得豁豁牙牙的刀片勒出數道口子，但是，當我從光溜溜一礪色的帛上揭出一只大花貓，或捧出一個踢毽子的小孩，當班裡的同學羨慕地借去我的一張張剪帛塗打樣子時，我便有了一種說不出的得意。

以後，長大了，隨着學業的日漸繁忙，剪帛在我眼裡也漸漸降次爲孩子一類的把戲了，與攢糖帛，存鷄毛，集郵票一樣，早該扔進孩提時代的簍子裡。

十幾年後的今天，我在美術編輯的工作中，接觸了許許多多品類不同的作品，看美展似乎是挎籃子買菜，逢集必到。少小雖然學過書畫，但後來念的是中文科，與美術隔行。文學與美術用的是兩種思維，打的是兩套拳路，但也並不是隔山又隔水。因爲不時地應約爲畫人寫文章，說好話，偶爾就被人家說是搞評論耍筆杆子的。可我深知其味，就象瞧人家娶媳婦坐轎子，挑杆兒放一掛不太響，也不太長的鞭炮，只是湊個熱鬧，幫個人場。

在起伏消長的時運中，美術界的喧鬧曾經轟轟烈烈，舊派新潮，隔三差五各領那一時的風騷，美術活動也呈現蔚然局面。願得特別急切的某些理論建構派，匆匆兜售一大堆讓讀書人也費解的新名詞，用新行話、新體系的花樣翻出來充任現代感，卻掩飾不住感受力的麻木和落入新套數的盲目。

爲了“破譯”那些半文半白的行話，編輯之余，我除了買書就是讀書。我房裡那占據一面壁的書架上，站的滿是古今中外的先師和哲人，讀完他們可真不易，再加上常被喊去參加討論會，

開幕式、座談會，今天一個獲獎的，明日一個上電視的，後天一個開發布會或記者招待會的，經過那熱熱鬧鬧的場面和沉沉重重的感受之後，結果是還沒到夏天，嘴角就被攻出了火泡。

感覺上很疲勞。

新鮮和生動的微瀾遲緩了，待自己執筆為文時，想說的表達不清，不想說的卻又違心說出。對藝術似乎不知所雲了。

有一次，為組織“美在民間”欄目的稿件，我去膠東一帶跑了一趟，第一站是濰坊高密縣。

文化館的朋友在農田水利工地喊來剪幣大王範祚信。當他一身補丁褲褂，灰頭土臉地出現在面前時，我不禁怔住：偷着瞧他松樹皮般的手掌，難以相信他能持一把小剪刀剪出精巧細致、含蘊豐富的藝術作品。他家八口人，包括老母親和五個孩子，個個都是剪幣能手。他們是地地道道的農民，只有冬閑時，在土炕上盤腿而坐，捉刀運思，幻化出八仙人物、生肖圖、窗花等等，巴掌大的幣上經營運籌，造型誇張而縝密，那到家的功夫讓人驚嘆不已。

在榮成寧津港頭鄉，結識了六十多歲的劉桂清老媽媽。她搞剪幣始于閨中，年年月月，剪出了多少，送出了多少，自己也數不清。左右鄉鄰，逢年過節，紅白喜事，烘襯氣氛貼門楹，貼窗花，掛門箋，粘頂蓬，沒有不用她的。她的剪幣以適合紋樣、對稱性為特點，刀法變化和圖案穿插在大形內。她的剪幣給她的鄉鄰以習俗的歡樂和精神的慰藉，給她封閉的生活以生命的熱情與活力。

蕭疏的秋末，當送我的車在邨落間閃過，一席塵土模糊了我的視線，心頭忽然滋生一種淒惶和傷感……對於真正美的形象和精神，我擁有了內在的感悟力。

對民間剪幣藝術的學習，我沒有逐本求源的刻意鑽研，我不打算成為學究和理論家，我獲得了一種認識：

藝術之初始，本不為神聖的殿堂所設置，不為角逐大獎拍賣高價而緣起，也擔不起經世濟

國的重任。藝術是一種創造性精神狀態，僅在感覺中情緒中，不斷地鼓漲生命的潮動，賦予生命的活力以美的形象與形式。

當在幼稚淺顯的時候，仰視着成熟、深刻，而當學會了復雜，營運了沉重之後，就滿懷着對純樸真趣的依戀了……一個熱愛生活的人，不會被動地接受現實對自己的規化和限定，積極地，富于創造性地去想、去實踐、去嘗試，我們才不負生活——生命偶然相遇的一次機會。

我易于為美的事物感奮、激動，我喜歡幻想，喜歡想象美的形式和氣氛，喜歡以欣賞的審美的眼光來看一切，而不加實用功效和利害關係的判斷，既然，生來所體驗到的純粹的享受和剎那間的陶醉，常在那美的形式、永恒的精神與愛的力量中，那麼，就在這一限定內充分發揮自己的想像和熱情吧。

剪帛，恰好滿足了我這部分心緒和情懷，在操剪制作的過程中，我獲得了一種體驗的過渡和情感的過濾，由理性到直感的過渡，由觀念到實踐的過渡，由現實到幻想的過渡。煩煩惱惱的周遭事，麻麻煩煩的生存計，就不會開心地攪擾我，浮躁之氣過濾了，純純然然心如明鏡，只因為我沉浸到一種忘我的勞作中。

我開始動手剪帛，從自己手中，不期然相見相遇了許多形象，沒有多少預定的圖式和既定的形式，一剪一剪，在點、線、面上求變化，意外地獲得一種單純、簡潔的生動，我又嘗到了純粹的喜悅，一如回到童年。

剪帛對於我來說，是一件業余的活兒，是心智、思想活動之外的消遣和休息。我體驗到一種文史哲思所不能替代的單純樂趣和投入的熱情，我不用動很多腦筋，完全擺脫布局謀篇啓承轉合的韜略，沒有約束，沒有應該怎樣不該怎樣，沒有一定道理，卻存了許多想象，意外地獲得了情緒飽滿的精神狀態，有了一種自由而從容的心境，我嘗試了自己，結果，在做其它事情時，也都自信而樂觀。

由此，我對藝術的創造性和藝術自身規律性的認識，豁然開朗，對美術作品的欣賞和辨識，對所見作品的感受和體會，越來越明晰而真切，越來越充滿自信心。

剪帛是帛上鏤空，以線、面為主造型，或以線圍面，或以點破面，點線面有機結合。講究疏密、對稱、重疊、對比、反復和連續等多樣手法。然而，剪帛又是最無規律可言的藝術樣式，它的豐富性和擁有廣大的作者隊伍，正在于它自身的隨意性，老百姓說“剪帛是不講理的”，它依想象、聯想，沾邊就算的不合邏輯，可以任意造型、不受透視、比例、近大遠小的規律約束，而存無理中的“理”。

這理便是“想什麼什麼就是你”的一種自由和隨意。

剪帛的這種特性，為現代藝術家們提供了發揮想象和創造力的自由天地。它的隨意性使衆多的人投注了熱情，象遊戲似地沉醉于單純的樂趣，無功利目的可言，僅在線條關係、黑白關係中，發現和期待美的有意味的形式。

剪“巧”易，剪“拙”則不易，尤其象已接受文化學養浸潤的人，刻意做出民間“土”味，就不率真了。在臨摹數幀民間剪帛樣後，我就按我的感覺來造型。當我心由巧入拙，達到純粹的稚拙，也許剪刀下的功夫就起變化，我現在是撇開了民間剪帛的“土”味和“拙”氣，先滿足陶醉于點、線、面的自我方式，這裡有臨摹有借鑒有改造加工，但更多地出于莫名其妙的發揮，有許多瞬間的想象和歡愉，有一種奇妙的欲望，一種探求的期待，跟着動作的手剪涌動起來……

我不干便罷，只要操上剪刀，就必須一氣呵成，晚上用不着喝咖啡泡濃茶，就能通宵達旦直至凌晨，以致我家的電表每日比平時多跑了二三個字。

李競喆
一九九一年仲夏

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感覺經驗，更帶的形式特點，就是可以不必拘泥形象結構的來龍去脈，不必糾纏于“象不象”的問題，而徑直奔向感覺。此圖中，小姑娘的膝椎，從不合道理的動態，從跪着的雙膝，平展如扇的雙臂中表現出來。想象的升發就是創造，發現新的形式就是嘗試了創造的樂趣。這裡沒有名師與郵姑的高下之分。名師不斷產生作品，但有的已經沒有多少創造性了。對於你我他，要緊的是自信，正視自己的感覺，就是尊重藝術。





這一組女孩的剪帛，是我的小外甥女“小葉子”給予的形象啓發。她的可愛不單單是奶聲奶氣地把烏龜說成“烏鷄”，指着樓房說“積木”，以二歲半之齡來講“從前，我小的時候……”，她還能在大人咋咋唬唬的時候，閉上雙眼，垂下長長彎彎的眼睫毛，以沉默來維護二歲的自

簪……我在剪帛時，想的就是單純和稚拙，外形也在合理與不合理之間，形體細節沒有精到的安排，只取一種感覺。正如我哄她睡覺，她翻身坐在我身上，反主為僕，一邊拍着我的胸一邊唱“睡覺吧，睡覺吧，寶寶睡覺吧”，是沒有道理和理由，傻傻的一種甜美和乖巧，造形就依這種感覺。





這小女孩的腿伸得不合結構，探長的脖子如一豎芽兒，形象不很精緻不夠完美也不很講究，可我還是喜歡她。我以為：太精緻的東西只能讓人嘆為觀止，而無法牽動聯想，引不起交流的興致，太完美的也使失去生動與可愛的一面，太講究也使遺留假惺惺的味道，讓人信不過，也透不過氣來。







這是學習民間剪綉的一件作品，臨摹的痕跡也明顯，這感覺與城市人的品味很不同了，看來借鑒一種形式尚可，而擠眉弄眼重複制造他人的感覺就十分討厭了。



禪學有道：一石一木一草一蟲皆有宇宙精神，沒有意識到應該怎樣，也許正好從容中道。這瓢蟲，我們小時候叫她“花大姐”。捉來放在手掌中，她癢癢地爬你。這時候生長的氣息是雨露，是吐放的花，是舒展的綠葉……取攝于形上，或許見出黑中有白，黑白相映，形中有形，可我在下剪時完全沒意識知黑守白的道理，依着想象來，那怕是簡單的。我以為藝術不是一份經營與計算的心思，而是體驗和悟，并且，自己快樂才能予人快樂。